

滙 學

日五十月十年二十二百九千一

向來我每晚必說夢話。夢的話，便是從我的心孔裏鑽出。昨夜又作夢話，夢見蛛絲蒙臉，大叫母親。伊來我房中，將我喚醒。乃知是夢。今日與青傑談起，彼言有深刻的詩意，爰寫出。

母親呵，母親！

快來呵！

蜘蛛網一層一層蒙在我的臉上了。

我不敢動而且不敢睜眼。

我被他蒙住，

頭腦的速展，不靈了，

肺的呼吸也艱難了。

——喉同鼻孔出氣也塞閉了。

母親呵，母親！

快來將他刺去罷。

沈 悶

沈悶呵！沈悶。

澎湃的思潮，

沈淪在那里去了！

在腦海裏深藏着麼？

也是寄託在太平洋裏去呢？

文
暉

一九二二，五，三十日在南京，

情
僧

熱烈的心情，
漫散在那里去了？
在廣漠的曠野處麼？
或是凍成了冰片呢？

☆ ☆ ☆

破碎的，
創造新的，
進化的革命事業，
不是我們的責任麼？
不要為那弱肉強食住呀！
不要現出沈悶狀態呀！

☆ ☆ ☆

沈悶呵！沈悶。
打開沈悶之圈，
往自由國裏跑呵！
希望呵！
希望呵！
沈悶的期間，
放出革命的炸彈聲呵！

哭華中

前年的華中，和前年的我。
今年的華中，和今年的我。
一死一生，從此永訣了！

十，十四日

記否草堂快遊？
記否月下談心？
綠蕉之下，
書窗之前，
彷彿彷彿，猶有我們倆的聲音！
我入牢籠，你執教鞭，
我離虎穴，你歸黃泉。
你有愛妻叫做——
那彌留時怎肯撒手？
我不是要求長生，
只是你的志我曉，
我的志你知，
為甚麼臥床上死於兒女子手中？
華中！華中！從此已矣！
我只好祝你永安與無生！

華清一九二二，七，五，漢口。

克魯泡特金的教育論

M譯

(四)

這裡有學者，抱着非常的進步知識，受世人的尊敬，於是他想把自己所有的知識，怎樣地對於許多人能用；就是這學者怎樣地把自己已的知識分給大家。

世間人都知道的，他在大學校內，把所有知識給學生講，又著書平說，總想得許多人去讀看。然而，若他更想使自己知識中用，他須

工廠在一處勞動，有時自己耕土地作百姓的事體，實際不靠自己的手，怎樣精細的發明，也是不中用的。

然而現今這樣奇特的學者，那裡有呢？縱說有，也是稀罕的，而且一般人也不尊崇這樣學者。倘若這樣人真能發明人人中用的東西，世間人即恭敬他了。然而學者等決不恭敬他。他們對於純學術的發見，另是個樣子——也不一定——至於中用的發明，就以爲污辱了神聖的學問，斷不以他爲學者。

這些軍拘守着書齋和講堂的學者，到底都做甚麼事？所謂近世文明一特徵的工業，從十七世紀末尾到十九世紀起頭，真用一轉地球而目的速度發達了。貢獻於這樣發達的，並不是學者。專門學者，都是些無能之輩！蒸氣機關，氣車，氣船，電話，紡織機械，燈台，照像機器，以及其他種種方面之發明，專門學者，幾乎沒有一個！律師書記的斯米頓，機器製造人瓦特，制動手司德夫遜，寶石商店員法爾頓，磨機製造人林尼，石工阿爾佛德；其他許多未受學校教育的無名者，才真是近代文明的貢獻人！

克翁說學者的無能，曾說過：「科學者等遇着此難，便道：『我們發見自然法則，應用這個，另是一種事體，這便是簡單分業法』。但是口實全不是真理；進步的疏途，正和這個相反對。科學法則的發見，在機械的發明以前的，百分之一也沒有！熱力學理論，並不是在蒸氣機關發明以前出來的，却是跟着發明才出來的。電理論出世的半世紀以上，在數百人教授的眼前，已經有幾千機械拿熱代替動力了；氣車已經走於鐵軌上了；一切文明圖畫鐵錘和穿扎器，已經像燒塊樣子熱起來了；然後才有一個博士名家那耶，跟着唱熱力學理論，推

• 又說鳩爾的熱當量說爲「非科學」的。克洛休斯的法則，乃是諸機關能利用燃料總熱，這事分明是後來發見的；因爲全世界工業，早拿熱音，光，電代替了動力了！這時古洛奧力之相互作用的理論才出來。給我們電信的，不是電氣理論；因爲書籍中對於電氣理論，還沒有寫出一點次序來，電信已發明了！」

依克翁；發明應用科學的時候很少，却是據以發明創造新學說的。亞美利加的橋，不是應用彈力學理，却是早先造成的，冶金術，合金法，天氣預報等等發明，都先於理論，是爲確証。這事實給我們甚麼教訓？說這是夢想的人也有。總說是夢想比較把學者和勞動者分作半邊物；再時時等候出格者，何勝使一切人都成了出格者，那文明的進步發達不更快些嗎？有人說「好是好，但是不能實現」，我要反問他「爲甚麼」？我雖然沒有說這是能商酌不能商酌的自由；若是有人說「不能商酌」，我更要逼問他「爲甚麼」？我至少能夠說這是夢想的多數人，舉出些可思量的事實來。在這裏把這事擱起。但是只要沒有妨礙，又有許多人說法發育這事，加以熱心保護，一定有好萌芽精粹的長出來。

現在學者最壞的，是把學問捧在羣衆「仰之彌高」的祭壇上；自己作爲被供奉的人，也立在高處，把他們開創的祖宗們的功績都忘了。那些開創人，毫不輕看勞動；且自己下手製造必要的望遠鏡，磨玻璃，裝置且運轉種種機械。因爲這些事情，決不妨礙學問的研究，且能夠減少妨碍。然而現今學者，並不仿效這個，他們單以講堂授課爲唯一的工作！生而勤勞的人，對於這樣學者有甚麼期待呢？（未完）

勞動運動之哲學

（續）
大杉榮著
實生譯

二最近哲學之三大潮流

現代之哲學全相背道而行者，厥有二大潮流。

其一為依實驗科學顯着的之進步，而全然苟安於其方法之一派。此派雖從真理，而原不足信。彼等所據不過範圍極小，且開散在各地的斷片。此固世人所深知者也。然彼等所認之真理，及所認諸凡一切，即可使滿足彼等之精神一切。乃依確信其科學的方法，且惟依此科學的方法而得之者也。

其他一派對於此科學雖甚注意，然對於所謂科學的方法，則十分滿足。即此派之精神，特注于情感，不得以科學的方法而滿足，而持有某種之要求。

今予試簡單說明此二大潮流，對於一方面而言精神，對於他方面而言精神並情感，前者有重理知或理性之趨勢，後者有尚未能感情之傾向，此種趨勢與傾向常有種種波瀾強弱之度，固不待言，約言之，前者可稱為科學派，或主知派後者可稱為實際派，或非理知派（亦無不可也）。

實際派批難科學派之主知主義與主理主義而利用科學，又於科學之外，或反對科學以求得真理，以科學派所重之理知理性，目為人間皮相之能力，更崇尙其所認為根本之感情，本能，傾向，慾望，及想像，據此實際派而言，則理知性情所產之科學，不過確定對於自然的吾人之能力，教導吾人之利用事物耳，就其本質，則未嘗有所教導。吾人自身為何如之本質？又吾人由何處來往何處去？或欲往何處去？皆吾人不可不求於自身非理知的根抵，時或求於無意識之中。吾人暗的想像或本能，較諸吾人理情之明的判斷，遙足教導此等之事。科學縱非完全可以蔑視，然不過為第二的智識耳，第一本當之智識，吾人不可不求諸情感的重疊之中。科學固能確定吾人物質的滿足，然不能

與以何等精神的滿足也。

三、科學之所謂破產

科學派與實際派比較時，直浮而於吾人腦中者，則為科學破產之一言耳。因此科學之破產而生出實際派，因實際派之勃興，而科學之破產遂確定矣。

此所謂科學破產者，乃自既成科學之不完全，與夫科學家態度之愚昧及不通而生者也。即或學者精心科學之急速進步，信賴科學之萬能，又以科學既成之法則，不變之真理也，雖然科學更新進步，打破其既成之根本的法則，實屬不少。

例如天文學者物理學者於諸種現象之間，發見或種關係與物理的法則則存在之事實，其次由許多學者更詳細研究此法則之適用。然因此研究遂審積許多之事實，從而諸學者又由此說明從前之法則，遂感諸事實之過於紛糾錯雜。

五 而拉杜斯特拉序言(續)

尼采著 梅譯

而拉杜斯特拉，說了這一席話，它再瞧一瞧大眾，仍然是靜悄悄的，它心裏說，「他們站在那裏，他們在那裏笑，他們不懂我話，我不是對於這些耳朵的口舌」，

人一定先打壞他們底耳朵，然後教他們用眼睛聽話麼？人一定要像那些小圓鼓和悔罪的教士滔滔唾舌麼？不然，他們但信那些口吃的人麼？

他們會因有些東西，所以誇誇，使他們誇誇的東西，他們叫做甚麼呢？他們叫做「教化」，因此所以他們和「牧羊者」有了分別，所以他們不愛聽他們輕侮自己底話，所以我告訴他們的驕矜，

我將對他們說這最輕悔的事體：就是那個「末尾人」

於是市拉杜斯特拉這樣地對大眾說：

這是人自定標準的時期，這是培植最高希望根厚的時期。

倘且它底糞料是很豐富的，但是糞料有一天要缺乏，並消盡，於是更沒有高樹能在那裡生長囉！

阿呀！到這時候，人更沒有它底過人希望的窮，可以投出了！它

底弓弦，也沒有響聲了！

我告訴你：人命注定無星，自己有個驅動，阿！你們都自身有個驅動囉！

阿呀！到這時期人更沒有定命星了，阿呀！到這時期，最輕悔的人，更不能輕悔自己了。

看呵！我指示你個「末尾人」！下恩

甚麼是愛情？甚麼是創造？甚麼是希望？甚麼是星？——「末尾人」！

大地於是乎變小，這（下恩）希望在地上一切東西都縮小，它底種類像「土蚤」一般不絕斷。「下恩」是長生的誰

「我們發見許多幸福了」。「下恩」這般講，並跟着擠眉眼，

他們離開生活艱難的地方：因為他們要溫暖，人尚且愛人底鄰家，且親合起來了因為人要溫暖。

轉覺着憂慮和疑滅，他們熱思罪過：地們留心步行，尚且是踏過石頭和人們的愁人囉！

少許毒藥時時刻刻，可以做些快活夢，而多量毒藥，到後來做一個快活死，

人尚且勞動，因為勞動是消遣，位是人注意這消遣，惟恐反害了人。

人更沒有甚麼窮和富；兩種全是太重的負擔，人誰還願治？誰願願服從？兩種全是太重的負擔。

沒有牧者和一個禽獸了！一個個人願意一樣，個個人願意平等；有抱別的意思人，自己願到瘋人院裏去。

「往時全世界是發狂」！他們裏邊最精明的，這樣說，並擠着眉眼

他們若是聰明，且知道一切將到的事體：所以他們底嘲弄沒有完，人們尚且爭吵，但不久便解和了，——不然怕壞了他們底胃口

他們白晝有他們底小快樂，並且黑夜也有他們底小快活；但他們願注意康健。

「我們發見了好些幸福」！「下恩」這樣着說並擠眼，

於是市拉杜斯特拉底最初發見在此完了，還是叫做「序言」，因為

當這一論點，大家底叫喚和微笑，把它阻擋住了，「呵，市拉杜斯特拉請給我們「下恩」末尾人，教我們和它聯合！那麼，我們將贈你一份超人的禮！」——他們這樣叫起來，大家一齊跳起來，並擠着他們底

嘴唇響，市拉杜斯特拉愁起來了，它心裏說：

「他們不懂得我話，我不是對着這生耳朵底口舌，

怕是我在山中住的日子太久了，聽那溪流和樹聲太多了；現在我對着他們，好像對着「牧羊者」說話，

我底靈魂是安靜的，並清亮似朝山，但他們想我是冷酷的，和一個能用最惡謔的侮人者，

於是他們現在看着我笑：當他們笑的時節，依然怨恨我，他是氣裡藏冰。

罪案

(續)

(未完)

(老梅)

勞心勞力不平等

這時在日本的中國學生，也立了一個社會主義研究會；記者自然是在裏頭。有一天到清風亭開會，到會有四五十人。先有幾位先生，演說社會主義的歷史，及最近變遷，說出無政府主義來。大家却是有感動的情形。記者把自己研究所得的，也略說了幾句。就是說：「中國古來社會學說，很是不少；譬如禮運上所說「大同」之世，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這些話就是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神髓。不過沒有人特別研究，所以不十分發達，到了戰國時節，諸子百家學術甚盛，也很有些道理，和社會主義吻合的。看老莊列墨諸子的書，可以知道個大概。就拿孟子講。所載：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就是講無政府主義的。所云「古之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養蠶而治，今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大家想一想國家去了倉廩府庫，政府還有甚麼存在的呢？自然是無政府主義了！至于孟子主張井田說，可以叫做國家社會主義；惟說「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是天下通義，有些不平等的思想。不過古人所說勞心，還指為社會謀畫利益的；試問如今資本家勞的是甚麼心？無非要多用些工人，多做些貨物，多賺些金錢，多享些厚福，全為自家籌思，並不替別人打算，這樣勞心的資本家，說他役使勞動者，和勞動者被他役使是通義。如今拿社會主義看起來，直是不通之義了！（大家拍掌）至於精深的學說，現在很有幾位大學問家在這裏研究，不怕沒有發揮的，大家往後看就是了。

(未完)

火坑

他剪了髮，在船上即解下裙子，許多同船的人，不知他是女子，

他站在甲板上望遠，信口問傍邊的一個人說：那是甚麼山？君山，那山很有名的，你貴姓啦？我好張，你到那裏去？我到上海去。你沒有同伴嗎？沒有。上海你去過沒有？沒有。有熟人嗎？沒有。你到上海為甚麼事？我考學校。你從前在那裏讀書？光道女學。你既是初出門，又沒有同伴，你不怕嗎？你到漢口住甚麼地方？我在漢口不停，一直坐船到上海。沒有這個事！在漢口定要換船，並且不一定日日有開上海的船，那麼，我就住旅館，你先生到那裏？我到南京。你剛才說從漢口一直坐船到上海，這事太不合算，並且上海的輪船到岸，盡是麻煩，弄得不好，性命都難保。你信我的；你到上海去，反正要走南京過身，同我到南京去，我再送你上火車，只要九點鐘就可到上海，比坐船去好多了。不嫌棄，在南京打住幾天，我親戚家裏也可以住，他心中似乎打主意不定。他又問：你先生住在南京甚麼地方？我在南京第七師團都裏，我的親戚住在我們團部不遠，你如果打定主意，我總可以幫你的忙。人出門是要彼此關顧的，我看你年輕初出門，上海漢口等處，歹人極多。我所以告訴你，老實說一句，不是我，別人不得管這閒事。我記得去年有個人，也是……；他又說了一些嚇人的話。一位姓何在後面聽得清清楚楚，知道其中有詐，即告訴同伴的賴復二人。三個人商量了好久，覺得眼見他要跳入火坑，有些不忍，說是：不管他別的閒事，他放他由南京到上海，即算沒有詐，也多麻煩了，我們應該去提醒他一句。

他被提醒後，覺得那人是不好惹的，又覺這三位是同鄉，似乎別的人親近一點，他們於是談的很熱。彼此都知道是學界中人。在漢口到上海，都是他們幫助。他們又帶他去找高牧師，好容易找到了，高牧師並不理他。並且說：我要你在湘潭傳道，你要到這裏來，我昨寄些啟師信，說你瞞了家裡人私自跑出來的……一面又望了賴等

幾次，說完竟進去了。他們三人商量了幾個同鄉，助他的用費，進了平民女學。他們又買了民聲合刊，夜未央，伏虎集……給他看。

他是個受刺激多的人。又是個不失赤子之心的人，得見了幾本指導人生的書，對於學業上有很大的進步，有一天，他們聚會，因為得了一封自長沙來的信，其中有幾句話是：

短

散雅士

或隱士

塔臥爾著
梅九譯

別話說了，阿南家，我們快些回家去罷！不然，我底人，要怒了

甲 婚

先生，再見，請你從我們底外面判斷一下，我們是毫不在意的村長。

因為你們底裏面沒有甚麼可說的。

「他們去了。」

（進來三個鄉人）

甲

侮辱我？這惡徒！他要後悔哩。

乙

他定要受個完全的教訓。

甲

這教訓要跟他到墳墓去才行。

（未完）

文話平議

無礙室文碎

（續）

以上之比較觀，雖未能詳盡，文話之得失，大致已瞭然。記者主張通俗之文言與白話並行。然白話文，亦曰通俗文，則是文話一致說

學 匯

也。此一說昔人有主持者曰「古人之文，即是古人俗語，尚書中最難

解之文，如盤庚，召誥諸篇，在當時皆是俗語」。此言也吾初疑之。

及攷之各省方言，則往往有合於古語，如官話「休教他知道」一語，在

廣東話為「勿俾渠知」勿讀如程，為古無輕唇之證。此四字從外表看來

，至少也是秦漢時人語。因悟史記趙世家「何渠不若漢」一語中渠字，即

是如今廣東人用的「渠」言彼也。意謂何彼漢不若？或者當時只有「何

渠不若」四字，也未可知。班固不識方言，改渠為進，小顏說解為「

何有迫促而不如漢也」？真不成話！章太炎先生作方言，証明古今語

相通者甚夥。如孟子「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即今人語中之「噲」

言噲物皆取諸宮中，語甚明了。又左傳「小白余」余亦舍字。言「小白

噲人」，且言古無舌上音，「之」字正讀如「的」今福苑人讀「大學之道

」正是「大學的道」可見今語猶是古言，何文話之有分別乎？語雖如

此，古人話到現在已不甚普通，只好說現在話了。以空閒論：可以講

「到甚麼地方，說甚麼話」到俄用俄語，入英國用英文，不獨知中國各

省之士話。以時間論：可以講「到甚麼時候，說甚麼話」三代有三代的

話，秦漢有秦漢的話，宋元明清各時代，都不免有特殊的話，也不必

強同。然有相通的地方，也不必求異。說出口來是話，寫到紙上是文

，便是文語一致。且以四民論：則士人與士人言，必多雅語。農人與

農人言，必多土話。工人與工人言，必多分寸。商人與商人言，必較

錫錄。至於三教九流，各有熟語，「三句不離本行」「吹萬不同，使其

自己已也。」自己者，自由之謂。人安得而強制之範圍之哉？

（未完）

地 獄

日本女工的苦況

七

一個富家女子的信(轉錄工餘雜誌)

親愛的杜西哥：

昨天你的父親，請我去看了他的美麗的花園；自建築來好多的時候，我再沒有經過此地。今日幸被邀請，得至此可愛之花園。我看到一團青地，各種花兒，頂可愛的玫瑰花，正是開花放香的時節；黃鸝子花，都是帶着極好看的美色。

我真讚賞羨慕，想生在做這樣工的女工中間，過這樣有幸福的生活。就說眼前的罷，在網球場啦，到飯廳吃飯啦，還有兩架極好的鋼琴，陳列着供我們玩弄。

但是這是花園外部的雅緻，我的本心本是要看看造絲部的全景，我們就來到了造絲部裡。我頭病，我心驚，我當怎樣的說給你聽？每一間室內有一百幾十個女工，都光着腳板兒，急急地，摘兩揀絲，把繭兒經過開水，那種空氣，臭的水蒸氣，使人發着嘔心，我此時想我要病了，親愛的杜西哥！不論是你，不論是我，我們都不能在這種瘴氣中停留過五分鐘！

(未完)

自由之路

一封討論進行的信

賴恩：你自漢京所發兩片，均已先後收到，得悉一切。近來我覺得我們要做革新社會的事業，必須預先蓄有極充裕的實力，乃能收最快而且最好的結果，怎樣儲蓄我們的實力？我以為不外下面所列的兩方面：一方面是同志自身的學識和技能，當要有充分的準備；因為沒有技能是不能夠立足在社會上的，沒有學識也是不免終久受制於敵人的，並且同志們要把學識發展應用到各種事業方面去，現在同志們

多數向學識和技能方面用力，我以為這是很可樂觀的。消慎前和我說話時，也同具這種見解，你以為如何？一方面是要急時下種子，因為一部分人的覺悟和改革，是不澈底的，並且也不容易成功的，所以要有澈底的改造，必須使社會普遍的覺悟，既能收「乘警易舉」的效力，並且能夠使將來這理想的社會建築在很牢固的基礎上面，這種播種子的責任，是現在同志們所應共同擔負的，也是隨地隨時所能做到的。所以我這幾年內，一面致力於科學，一面盡傳播種子的責任。武昌的人民現一種萎靡不振的狀態，乏進取和奮鬥的精神，故雖遭形勢之區，而民智不開，社會狀況與「五四」以前之長沙相去不遠，此種現象，乃因十年以來強有力之軍閥之愚民政績，及鄂人十年來未受重創，不自覺悟之結果。此間空氣，亦很沈寂，除幾個工人團體外，沒有別的組織，出版物之純正的亦不見。此我到此一月的觀察……

陳烈光十月二日於武昌高師。

錯誤更正

本刊第四期「讚火」第十二行：B誤為a，A誤為v。

小通信

枕新：請你問民國日報社還有九年十月份的「覺悟」訂本沒有了？如有，請寄來一本。紫晶

小通信啟事

本刊為介紹通信起見特開小通信一欄合於下列各條者酌量照登概不收費

- 一、每一通信不得過三十字
- 二、關於詢問各勞働各學術團體及各出版界各新聞界之通信
- 三、關於詢問前項各個人之通信



介紹的信通小